



赵燕侠

(←上接B2版)

时间已近中午，我开始忙着烧菜。蒸鱼需要姜和葱，厨房里没有，我打开冰箱去找。把冰箱门打开，发现里面没有任何食品或食材，只有十几个长方形物件，每个都用报纸紧紧包裹，整齐地“码”在一起，占据着冰箱里小半个空间。我辨别不出这些“条状物”为何物，便问：“清濂，你在冰箱放的什么玩意儿呀？一条一条的，还都塞满了。”说罢，我伸手拉出一条，要撕开看看个究竟。

“别动！那是曾祺抽的烟。”

淡淡一句，有如惊雷。所有人都傻了。

我靠到窗前，望着车辆熙来攘往，有微风吹来，轻抚面庞。我很有些激动，只为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真的有着超乎常人的契合点，即使难获其身影，但永远都有他的存在。

吃过午饭，一个个酒足饭饱，懒洋洋地靠在沙发或椅子上，有的喝茶，有的抽烟。我发现女主人不在屋子里，便走到厨房去找。果然她在那里——没有洗碗，也没有烧水，而是蹲在簸箕跟前，捡拾我丢弃的油菜叶。天！做耗油二菇，需用余熟的油菜铺底。因为只用菜心，所以摘得比较狠，大部分叶片都丢进了簸箕。梁清

濂看在眼里，一句话不讲，也不批评我浪费，而是在饭后，一片一片地捡起来：是不是今晚她用来做“泡饭”？是不是明天用它炒出一盘“老油菜”？我转身离开，当重新回到朋友当中，所有的兴致消失殆尽。记忆于我，乃是奇怪之物。经过漫漫岁月筛选下来的，多是一些鸡毛蒜皮。比如，在梁清濂家中的这顿饭，我怎么也忘不了。

1980年，汪曾祺写了《受戒》。这篇小说写的是一个和尚明海与农家女小英子之间的爱意，朦胧又甜蜜，显示出一种生命的本色。写完后，竟找不到地方发表。汪曾祺在剧团也只给少数人看了，梁清濂是一个。她看后异常激动——这个读《保尔·柯察金》的人，通过《受戒》才懂得什么是小说。那时写小说的作家不少，有些作品梁清濂看后拿给汪曾祺看。他看后表情淡漠，反问梁清濂：“你觉得很好？”梁清濂立刻感到自己的审美判断力，实在是有问题。

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去世。死前想喝口茶，结果一杯龙井没等端到跟前，就走了。他所在的北京京剧院没几个人去八宝山“送行”，梁清濂是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。事后，她痛心地说：“当时感觉真



裘盛戎（左上）、谭富英（左下）、张君秋（右上）、马连良（右下）

不是滋味，剧团来的人这么少。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，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。戏曲界功利主义，你一辈子都弄不懂。”我想，岂止梨园行功利？也许梨园行还算好的。

此后，我俩在首都剧场看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出时，匆匆见过几次，每次也是说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。分手后，也不怎么惦记对方，我们从年轻通往年老，从活泼通往寂寞，仿佛相处了千年，总觉得日子还长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梁清濂给我打来电话，闲聊几句以后，她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？你又写新戏啦！”

她停顿了一下，这个停顿让我不安。

“不！我得了癌症，还是晚期。”

我大喊：“清濂，你住哪个医院？我要来看看你！”

她说：“你别来！我本来就不漂亮，现在更丑。”说罢，电话挂断。

我知道，在绝症的阴影下，所有的安慰都失去作用。再接到梁清濂的电话，是女儿打来，说：“我妈妈走了。”

她先期抵达终点，在那里等候着



《驛亭謠》节目单

我。得知噩耗连续几天，我都无法入睡。进入中年以后，每天都见证着生的欣喜和逝的悲痛，而悲痛越来越多，让人高兴的事越发地少。错误地以为日子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，大家可以随时见面和聚会，错了！在离多聚少的日子里，我们向童年告别，向中年告别，向老年告别。

北京守愚斋写于2021秋